

論 衡

王 充 著



論衡目錄

逢遇篇	一	異虛篇	四四
累害篇	三	感虛篇	四七
命祿篇	五	福虛篇	五四
氣壽篇	七	禍虛篇	五七
幸偶篇	八	龍虛篇	六〇
命義篇	一〇	雷虛篇	六二
無形篇	一三	道虛篇	六七
率性篇	一五	語增篇	七四
吉驗篇	一八	儒增篇	七八
偶會篇	二一	藝增篇	八三
骨相篇	二三	問孔篇	八六
初稟篇	二六	非韓篇	九五
本性篇	二八	刺孟篇	九九
物勢篇	三〇	談天篇	一〇五
奇怪篇	三二	說日篇	一〇七
書虛篇	三五	答侵篇	一一四
變虛篇	四一	程材篇	一一八

量知篇	一二三	感類篇	一八一
謝短篇	一二四	齊世篇	一八五
效力篇	一二七	宣漢篇	一八九
別通篇	一三〇	恢國篇	一九一
超奇篇	一三四	驗符篇	一九四
狀留篇	一三八	須頌篇	一九六
寒溫篇	一四〇	佚文篇	一九九
譴告篇	一四二	論死篇	二〇二
變動篇	一四六	死僞篇	二〇六
明零篇	一四九	紀妖篇	二一三
順鼓篇	一五三	訂鬼篇	二一九
亂龍篇	一五六	言毒篇	二二二
遭虎篇	一五九	薄葬篇	二二四
商蟲篇	一六〇	四諱篇	二二七
譚瑞篇	一六三	調時篇	二三〇
指瑞篇	一六八	譏日篇	二三二
是應篇	一七一	卜筮篇	二三五
治期篇	一七四	辯巢篇	二三七
自然篇	一七七	難歲篇	二四〇

結術篇	二四二	定賢篇	二六二
解除篇	二四五	正說篇	二六九
祀義篇	二四七	書解篇	二七四
祭意篇	二四九	案書篇	二七七
實知篇	二五二	對作篇	二七九
知實篇	二五七	自紀篇	二八二

論衡

漢會稽王充撰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而）遇（進）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退）；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持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書（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書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賢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騁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

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齋，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綱舜獨，武王誅殘，太公討

暴，同燭皆蠹，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

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蠹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蠹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也」。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唯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祚，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極冬時扇以蠱火，世可希，主不可唯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

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尙不可爲，況節志高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瓊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途，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步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汚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供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

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悲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迁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蠶蠶之黨，喙聲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譬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擗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顛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

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威施彌妒，遽除多佞，是故溼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沈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垓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

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隄，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隄，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

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富貴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簪笄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智，不若管仲。然成桓受辱命，而周管稟卑

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主，深如趙主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於秦，昭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范雎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

春夏因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蹶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神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

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黶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燬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強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強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強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強，體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強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見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

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鵠明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夭，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強，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結，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產子死，所

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

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此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年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年人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歲。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

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皆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癘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關積，聚爲癘，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癘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堦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墮，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倖。』倖幸之徒，闕藉彌之，輦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

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餼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馨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遭枯槁，爲火所爍。

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鋌；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櫺，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甃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稱；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創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尙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瘟疫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禍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

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稱稱，衆星推移，人有盛衰。

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盛一衰。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盛衰，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強之性，則氣纏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貴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稟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

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姪娠之時遭得惡也。故遭雷雨之變，長夭死。

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也；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却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

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杵杵，杵雖已成器，猶可復鑠，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煅灼，乃可大小短長。人稟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鍾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鑠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兩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鱉，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鵝，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鵝與蜃蛤魚鱉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癢疾，七日變而成虎，繇繇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繇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

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